



仁齋日札

地





仁齋日札



仁齋伊藤先生傳

先生諱維禎。字源佐。初名維貞。字源吉。號仁齋。又號古義堂。堂前有海棠一株。因又號棠隱。平安人。父長勝有三子。先生其長子也。寬永丁卯。生于堀河。幼而深沈。不好弄。十一歲。始讀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歎曰。今世亦有知之者邪。既而稍屬詩。出語不凡。衆共嘆異。十九歲。讀延平問荅。熟復不釋。紙爲爛敗。自是覃思于性理之學。著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其所居揭誠脩二字以自警。偶罹羸疾。謝絕人事。殆十年所。家產爲之蕩然。親舊

皆勸為醫。先生不肯。中歲有疑於宋儒之學。乖孔孟之意。考索多年。略得就緒。乃謂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漠無朕。體用一源等說。皆佛老之淫辭。而非聖人之意也。於是開門延生徒。來者輻湊。時芝山大高坂氏著適從錄。排擊先生學。弟子將為之辯。先生曰。為學之要。虚心平氣。以為己為先。亦何爭焉。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每會諸儒。令相論難。徃復數四。或以詆訶。先生獨恬然不爭。年三十六。始艸定論孟古義及中庸發揮等書。又設同志會。掛聖像于壁。鞠躬致拜。退講說。

經書相規過失。又做許氏月旦評。品第人物。倡勵生徒。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命文。月率以為常。延寶癸丑。京師火。延及書堂。百物蕩盡。先生唯橐古義一部而逃。僑居于京極大恩寺。先是母里村氏患膈。噎三年。奉養慎至。未嘗一日懈惰。肥後侯厚聘禮而招焉。先生辭以侍養無人。母臨終合掌禮謝孝養之篤。視者感涕。明年父亦死。服喪通前。凡四年云。為人寬厚和緩。不疾言遽色。不設城府。不修邊幅。未嘗為迂僻矯激之行。以取駭異。而人無少長。接之以誠。及其大義所關。

雖誘之以萬鍾而不可奪也。以是德聲日隆。四方之士過京者。不問學不學。莫不願一識其面。聽其講。投刺來謁者。凡三千餘人。一日有大石良雄來侍其講。雖而不聽。衆皆匿笑。先生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後果然。嘗謂諸葛孔明霸者之臣耳。豈王佐之才乎哉。或問曰。子當路于蜀。則孔明之功。可復許乎。先生曰。人各有能。我不能爲孔明。孔明亦不能爲我。古之宰相。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我亦將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也。其立志如此。而作文專宗唐宋八家。

辭理平穩。務欲易曉。而文選浮靡之習。李王鈎棘之辭。皆不取焉。於明唯取唐荆川歸震川王遵巖三家而已。其詩則宗杜工部。朝鮮安慎徽覽其送浮屠道香序曰。其旨趣固與古人異。而文亦絕佳。日本未聞有如許文。攜歸其國。元祿之季。遂達。

宸聽。宣索其文。因藤貞維以進。士林榮焉。家屢空。先生居之晏如也。毀譽得失。一不介懷。有詩云。家本十餘口。既無尺寸田。遭逢太平日。自免米鹽蠲。道以唐虞準。學從鄒魯傳。眼前兒女侍。萬事醉陶然。其囂囂自得。蓋

如此云。先生有五子。長長胤。原藏。次長英。重藏。次長衡。正藏。次長準。平藏。次長堅。才藏。各以儒學顯。而長胤。長堅。秀出。時人相謂曰。堀川五藏。首尾最良。寶永二年三月十二日。先生終于家。年七十有九。私謚曰古學先生。論曰。先生家本寒素。短褐穿身。併日而食。然清淨嗜學。不求聞達于諸侯。其學不由師傅。而得諸遺經。盛名赫赫。煜耀于一世。以物茂卿之才。不能有加焉。而五子皆以儒間子孫至今。繼其箕裘。何其盛也。或云先生之教人也。望之以君子。雖然。如其所說經義。稍有可疑者。益

軒貝原氏曰。其執拗偏見。似郝京山。吾以為確論矣。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仁齋日札

平安 伊藤維楨原佐著

儒者之學。最忌闇昧。其論道解經。須是明白端的。若在
 十字街頭。白日作事。一毫瞞人。不得方可。切不可傳
 會。不可穿鑿。不可假借。不可遷就。尤忌回護以掩其
 短。又戒粧點。以使人悅。從前諸儒。動犯此諸病。非惟
 有害於論道解經。必大壞人之心術。不可不知也。又
 曰。要若剥大蒜子。置諸銀盤子內。潔潔淨淨。渾身透
 明。不要若蓋藏臭物。器中他物。亦皆觸氣。滌類。悉就

臭腐不可用也。學問之不進。德義之不修。一皆坐此。此是儒門講學第一心法。學者須以此爲立命根基。常常體取。不容遺忘。

仲尼吾師也。凡學者須要皆以聖人自期待。不可從後。世儒者脚板馳騁。饒使區區議論道得是當。終不濟事。

學者不可於聖人言語上增一字。又不可減一字。若語孟二書。實包括天下古今道理盡矣。所謂徹上徹下者是也。宋儒動引佛老之語。以明聖人之學。吾深識

其非也。

仁者每視人之是。不仁者每視人之非。仁者必取人之長。不仁者必訐人之短。

聖人學問第一字是仁。以義爲配。以知爲輔。以禮爲地。而進修之方。專在忠信。

進焉而不可治天下國家。退焉而不可脩身齊家者。皆不足以爲學也。若異端虛無寂滅之教。俗儒詩賦博物之學。是已。若近世稱理學。高談大極性命。而遠於日用者。亦其亞也。觀孔孟所說。自可見矣。豈有後來

甘雨亭叢書
所說無聲無臭。驚高憑虛。若禪莊所說者邪。其是非可不辯而知焉。

一道德。同風俗。是二句是治天下大規模。此語出禮記。無禍卽是福。不凶則爲吉。世人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非也。苟富貴而身多患害。子孫不肖者。不若貧賤而身長無事。子孫聰明之爲愈也。若夫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實市道之見也。此論當破千古之惑。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古註云。端本也。始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所謂所不忍不爲者。卽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之於其所忍所爲者。卽擴充之謂也。此千古仁義二字正解。學者當以此爲準則。

君子之視人。無一不可者。小人之視人。無一可者。君子認天下爲己之類。小人亦認天下爲己之類。故君子謂之惡。則其惡不可逃焉。小人謂之惡。則其惡不可不察焉。

君子之脩身也。不務昭昭之行。而積冥冥之德。其論人也。亦不取昭昭之行。而察冥冥之德。

人說閑事。直是閑談。我說閑事。總是學問。

詩家最忌落議論關。論學亦然。蓋學成德熟。胸中自有成見。而後言言句句。莫非至理。是謂造道之言。若夫思量按排。組織成言者。道得是當。皆巧言焉耳。議論愈精。去道愈遠。義理玄微。蚕絲牛毛。總落理解。視識道者之言。實天淵矣。宋儒談經。字釋句訂。銖量寸校。要無一毫滲漏。不知學者。悅以爲精密。爲的確。殊不

知於高明正大平易從容之地。大有所不相合者。聖人之道。豈區區議論言說之所可能盡乎哉。

知道者舉天下之物。所見莫非善。故每視人之善。而不視人之不善也。不知道者。又舉天下之物。所見莫非惡。故每視人之惡。而不視人之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視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孟子言言句句。要莫非斯理。視人之善。而不視人之不善。非惟孟子之學爲然。堯舜孔子之心亦然。其於人之不善也。惟識其陷溺之所致。而非性本然也。待之以恕。不遽拒絕之。以人心有悔過之心也。學者苟於是自得焉。則庶乎識聖人之道矣。若夫小人之心。先自暴自棄。況於人乎。其卒至於凡天下之人。皆以惡人待之。所謂視人之不善。而不視人之善者也。

先自暴自棄。一作
先自以己爲不善。

稱端人正士者有三。爲人所樂者上也。爲人所嚴憚者次之。爲人所嫉惡者下也。

賈誼陸宣公有儒者之才。而無儒者之學。韓退之歐陽永叔有儒者之學。而無儒者之志。董仲舒文中子有儒者之志。而其學未充者也。

君子見用。則非一人之福。乃天下之慶也。君子見黜。則非一人之不幸。乃天下之不幸也。

天下有道。則學在於上。天下無道。則學在於下。天下有道。則君子在位。小人見黜。故學在於上。天下無道。則

甘雨亭叢書
五
小人在位。君子奉身而退。故學在於下。學在於上則治。學在於下則亂。

新安之學。有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之弊。凡有志於學者。必有此弊。其不及者。亦潰墮不可拯焉。故依乎中庸爲至。

學者平生存心忠信正直。則非惟於事無害。雖臨危難。自無悔吝之失。倘不然。則雖問諸卜筮。禱於鬼神。不能無悔吝。可不謹哉。

鶩湖異同之辨。朱陸之門徒。互相詆譏。於今數百年。未了之論。蓋二家之徒。各主其師說。或爲調停兩可之說。而不能折諸聖。故自宋元至明。竟無一定之說。若去二先生之說。直求之於經。則聖人之旨。明白分曉。無復可疑焉。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言雖知道問學。然不知尊德性。則問學不得其爲問學。而於道之實。不得真知之。故君子先以尊德性爲本。而以道問學爲功。此聖門真正之學問。而非世俗徒知道問學。而不知本德性之比。此指所以先戾乎晦翁之意。而於象山則不能免乎。

得其一。而遺其二之病矣。

參州烏原邑。有管谷氏者。農夫也。質直方正。持身甚謹。嘗從旁邑夏目氏。受四書及朱子小學書。崇信尤篤。求道之志愈力。延寶辛酉春。聞予講古學。從參州來。留至半歲餘。受予之所著語孟古義草本而歸。其後又與夏目氏俱來。戊辰冬。又携近邑好學者一人來。亦農夫也。其將歸。予寫嘗所著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論一篇。餞之。使男長胤從旁讀而聽之。讀之畢。管谷氏乃言曰。凡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於天下。

國家之治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是一篇之警策。予愕然甚。服其聰悟。此篇人多傳播。而能得其主意所在者。管谷氏一人而已。彼蓋具體實踐。故其所得於心。迥別。今年正月。又使其姪及一書生來。迎門下。經生一人而歸。烏原之在參州。最僻遠。其人皆服田畝。讀書者甚希。而近來傍近數許邑。翕然嚮學。家蓄聖經。人誦孔孟。亦一奇事也。夏目氏本土人。嘗在備州。講王新建之學。後好朱學。其與管谷氏來。與予款語。懽甚。頓覺舊說之非。歸參州。悉棄舊學。沛如也。

時時擊手歎曰。某誤矣。某誤矣。殆若狂人。亦奇士也。今既沒。尤可惜也。初二人皆嚴毅清苦。與人寡與。同邑老人將死。必勅其子弟曰。勿學二人之爲。其後二人之學。漸就平實。無復舊日詭異之行。故邑人皆服其篤行。又信學問之益人。夏目氏嘗謂予曰。備州一友有疑。孟子性善之旨。深思而不得。卒罹瘵疾而斃。若使聞先生說。必不至死。惜哉。菅谷氏稱太次兵衛。夏目氏稱七左衛門。

備州一友稱柴田善七。

予謂上一句意義不通。下句文字不順。當作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上二字。篆文相近。大六二字。形亦相似。蓋傳寫之誤耳。若謂在太極之先。則當謂不爲遠。不可謂不爲高。而上文既曰太極。則下文又不可謂六極。傳寫之誤必矣。觀莊子之意。太極蓋指太虛而言。猶曰八極六極也。大傳所謂易有太極者。亦若此。蓋聖人之與老莊。其道雖異。然於當時事物之名稱。本不可有異。若天地日月草木禽獸之名是也。由是觀之。則易之太極。亦當

指太虛言之。

不駭耳目。不拂世俗。從容和易。樂善不倦。學問之道。如斯而已矣。若夫好爲高論奇行。而無益於人倫。無資於日用者。皆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矣。孟子所謂邪說暴行。正謂此。

儉則禮興。奢則禮廢。必然之理也。何者。物不可以終儉。必不得不爲之節文。此禮之所以興也。文勝則奢。奢則力不給。此禮之所以廢也。故儉者禮之本歟。後世制禮者。不知其本。必以備文爲事。漢唐以來。雖各有

一代之禮。然皆爲虛器。不得若三代之禮。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爲人家日用常行之典者。實爲此也。

深信古人。是進學之極則。天下之至善也。所謂深信古人者。一毫不執己見。不雜己說。佩服潛玩。十分信得及。正謂之深信古人。若不然。則不識其意之所在。不識其意之所在。則卒不能盡其理。反爲踈畧。爲差誤。或立己說以遷就。或加他說以補綴。若荀揚韓子之不識性善。宋儒之不免陷於禪學窠臼。皆不深信孔孟之言。而湯執其意故也。可不戒乎。

拘法而不知變化。與舍法而妄執己見。此二病也。天下學者皆在於此二病中。夫道者非法之所能盡。而非法亦莫能造其妙。故知道者心執乎法。而不以己之意雜於其間焉。以法在乎善用之。而本不可廢也。夫子之以詩書禮樂教人。是以法與人也。然顏曾賜商得各成其材者。此善用其法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謂舍法而有所能為者。亂道之尤也。

天下莫易於知堯舜之道。亦莫難於知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其所以為易知也。而其所以難知者。蓋堯舜依仁義之道。執中和之德。至正至當。天下蔑以加焉。故知雖凡世之號。至言妙道。稱大聖大賢之言。尊崇敬事之不暇者。然無益於人倫。無資於日用者。皆為邪說。而後可知。唯堯舜之道。至正至當。天下蔑以加焉。此其所以難知也。然其易知與難知者。本非二事。

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氏註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審馬氏之意。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下。皆當句。

絕。而以二禮字屬下句。故不曰禮謂三綱五常。而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三綱五常。豈可謂禮哉。意尤分曉。孔疏以來。於二禮字下句者。不得其解。然本文只當於夏禮殷禮下句。又漢書郊祀志。有善爲巧發奇中之語。按師古註。當以善爲巧作一句。發奇中又作一句。近世諸大家文。皆作巧發奇中。便亦誤讀師古之註者也。

可知作得正。
可辨作得當。

論道者。當先論其血脉。而後其意味。讀書者。當先觀其文勢。而後其義理。蓋意味無形。不知其合否如何。義理亦然。但血脉與文勢。猶一條路子。不容一毫差錯。故合血脉。而後意味可知。得文勢。而後義理可辨。語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顏子雖簞食瓢飲。亦不饒。近乎飲食不給。屢至空乏者也。蓋美其貧而能不改其樂也。舊說以庶乎屢空。爲近道。又能安貧。尤不得文勢。或以屢空爲虛中。無我。是老莊之旨。而非聖門之學。亦爲不知血脉也。而觀不言殖貨而言貨殖。則知非豐財之謂。貨財自殖焉耳。觀文勢自可見矣。

觀一作照

積疑之下有大悟。大悟之下無奇特。夙興夜寐。夏葛冬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言忠信行篤敬。從此之外。更無至理。所謂大悟之下。無奇特者。正如此。

天道者以常理而言。天命者以臨時而言。

孟子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皆以必然之理而言。猶曰水之就下也。非泛辭也。

文章欲簡而意盡。不欲冗而理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而飾之以詞。其要在於平正。

穩當。

漢之文質實。宋之文平正。明之文恠譎。

韓柳各自出一家機軸。在漢之下宋之上。而論本色當行。則班馬之後。當歸于歐陽公。

文章以意深義高。平正通達爲上。以詞多理少。組織粉澤爲劣。

明道范文正好仁。伊川晦翁惡不仁。學識議論。亦隨而異。各雖有所見。然學者當以明道范公爲準。

歐陽子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蓋主仁義而言。宋儒

所見二字。
作見。

深以為誤。蓋宋儒之學。以性為學問之全體。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名聖人之學為性學。與名禪宗為性宗。奚異。所以深非歐說也。以予觀之。歐說也未可全非。蓋聖門之學。性與教而已矣。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蓋道以統性。而教之所由出。故次節特揭道字言之。以言道則性與教在其中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問學即教也。論語專言教。而性在其中矣。孟子雖似乎專言性。然以仁義為本。而專

以性善明之。其意以為性善。故能居仁由義。若使人如犬羊之性焉。則決不能居仁由義。其所說擴充存養之功。即教也。宋儒見盡性二字。便以為盡性之外。別無學問。殊不知盡己之性。固無出己之性外。及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焉。則不可謂之盡己之性。性非學問之功何。論語專言教。而不言性。其旨豈不明乎。然則歐說雖不知尊性。然猶有彼善於此者。故不可全非之。

知性。則泛濫無統。荀子之學是也。

仁者見人之善。而不見人之惡。不仁者反之。蓋仁者非不見人之惡。其心寬容慈憫。有惓惓引接不棄之意。其深惡而遽絕之者。亦不仁也。

擴充之充。當訓大。不可訓滿。趙岐亦以充大釋之。蓋訓滿。則見其滿本然之量而止焉。殊不知仁義之良。養而不害。則充而愈大。有不可遏止之勢。故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又曰。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滿本然之量。即盡性之謂也。至於盡人物之性。而贊

天地之化育焉。則教之功也。是孔門所以貴乎學。而近世性學之所不及也。觀孟子不曰進至于海。而曰放于四海可見矣。放字亦有放溢之意。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皆一句說破。明其無多端也。先儒謂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聖人之一貫。然則亦謂借衆人之孝悌。以明堯舜之德可乎。蓋宋儒高談性命。翫心虛靜。而不知堯舜孔子之道。全在平生日用之間。而不出於人倫之外。故爾云云。大凡無益於人倫日用。無補於天下國家

之治者。皆不可與入于堯舜孔子之道。實無益之剝
物也。孟子謂之邪說暴行。爲其害道尤深也。學者深
知此理。而後可以識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之意。
讀書窮理。可以致知。未足以制行。脩禮行義。可以制行。
未足以成德。足以成德者。其惟仁歟。
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足以制行。未足以成德也。
惟仁可以成德。惟義可以制行。惟儉可以保身。惟敬可
以執事。
惟愛可以成仁。惟斷可以制義。

聖人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佛子就一人之心見道。
就一人之心而見道。故佛者之道。爲一人之私說。就
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故聖人之道。爲大中至正之
道。

蘊于內之謂德。形于外之謂行。蘊于內者。不能不發于
外。形于外者。以存于中也。以行專爲外者非。

具于己而未動。謂之性。已動而未涉于思慮。謂之情。已
涉于思慮。則謂之心。心之往來計較者。謂之意。

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而大學以忿懣恐懼

好樂憂患爲心。其別何哉。孟子於四端亦然。皆謂之心。而不謂之情。蓋情者以天下之所同然而言。故曰。天下之同情。又曰。古今之情。蓋父欲其子之賢。子欲其父之壽康。此所謂天下之同情。而古今之所同然也。凡人見當喜怒哀樂愛惡欲者。不能不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天下之同情也。纔涉於思慮。則謂之心。

好學則雜慮不生。好德則外邪不入。古人惟知好學好德而已。故心廣體胖。仁義之氣。油然而生於中矣。苟不用好學好德。而徒欲消遣邪慮。防閑外邪。猶無主之宅。倩人來防賊。防閑甚過。反不免煩擾。若後世省察之學是也。

古人以禮義兩者爲家常茶飯事。無大小。悉無不以此爲準則。後人專知守心。不知以禮義爲則。蓋古人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故不能不以禮義爲重。後儒專就己之一身而求道。故又不得不以正心爲要。千里之差。實始於此。佛氏以心爲主亦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孝悌以人倫而言。忠恕以學問而言。其理

則一也。所謂若合符節是也。夫道之至極。必至於萬世不易之常道而極。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以孝悌忠信爲本。苟知孝悌忠信。卽萬世不易之常道。而實爲道之至極焉。則知夫子祖述堯舜之意。而佛老空虛之說。宋儒無聲無臭之論。皆捕風捉影。終不濟事。

觀人之文章。當併見其至巧者。與其至拙者。不觀其至巧者。則不知其力量之所造。不觀其至拙者。則不知其平生之力量。若韓之原道師說。是其力量之所造也。頃宗實錄。是平生之力量也。學爲文者。所當識也。至高害仁。至靜害義。

橫渠先生程子表弟也。而二程尊信其所著訂頑書。同於聖經。橫渠亦在洛。坐皋比講易。二程適到。忽徹皋比。謂諸生曰。某說易皆亂道。二程在。諸公當就之而問焉。若程張之心。可謂真儒學也。後之學者。皆當存此心。苟無此心。其說信說仁說義。皆虛談焉耳。

孟子不見諸侯。有數義。不爲臣不見一也。以不賢人之招。則不敢見。二也。不待其招。而不往見。三也。不枉尺

而直尋四也。

朝鮮李滉編朱子書節要於揚子直姓名下題之曰朱門之叛徒予竊薄焉以爲往者當往來者當來詎以叛目之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又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聖賢之設心如此而後世儒者自占門戶深防於人如此鄙哉

性猶穀種心則萌芽之動也

以性見心則心動而性靜以情見心則心動而情又靜

情非不動物然非如心之思慮計較往來而不止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語與一陰一陽之謂道自不同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流行之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明對待之理蓋物有兩而後化無兩則無以化此天地自然之理至萬物之生莫不皆然外此更無道理故於陰陽字間著一與字意味可見所謂太極生兩儀者卽分生之謂非生出之義

人與草木同生亦當與草木同腐奚爲貪戀奚爲悲傷惟夫保養不可失修爲不可闕大凡有資於生民有

補於天下後世者。皆當務為。不可不努力焉。不可作無益之事。以求後世之名。生民以來。種種功名富貴。不知其幾計。從今見之。皆花謝水流。烟霏雲散。可附冷看。然悟得此意。亦勿為幻解。皆實理之自然也。詩曰。悠哉悠哉。聊以卒歲。

柳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愛為本。彈壓二字不好。當以禮法二字換之。

天下無理外之事。而不可以理盡焉。蓋天下之事。或有意想之所不到。智慮之所不及者。若欲一一以理盡

焉。則必牽強臆說。言是而理反踈。論詳而實不中。若後世理學之說是也。唯君子之言。如泛然無緊要者。而實無所不包。為其知要也。所以可尚也。

仁義禮智四字。是學問之全體。知仁勇三字。是進道之大關鍵。文行忠信四字。是孔門教人之定法。

天下之言。有似乎至理。而實出俗見者。所謂有生於無者是也。世之雖未嘗為學問人。少有點慧者。皆能言之。易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謂天地有一元之氣。而萬物資之以

始也。宋儒無中含之說。亦臆度之言焉耳。佛氏所謂芥子納須彌之理也。

害正道者二。曰穿鑿。曰附會。不免此兩者。則正學不可得而明。穿鑿若漢儒易象五行災異之說是已。附會若宋儒以先天圖爲伏羲之作。以大學爲孔子之言。而曾子門人記之。暨大學孝經。同分經傳。與諸數學之說皆是也。

學者當常常從事於恕。

學者當不擇親疎遠邇以恕爲務。若見人之不善。則愠怒之心不能不生。然以身體之。則必有可宥者。此恕之功。所以大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非也。心以有所思慮而言。性以有所存于己而言。故於心曰存。性曰養。是也。情亦屬于性者也。故稱性情。情則性之發也。

2.

22. 6. 8.

研治所

仁齋日札終

仁齋日札

